

北海榕树奇

张明

北海让世人惊叹的不仅是那传说中光芒四射的南珠和名声远播的银滩，还有那兵列伞立婆娑多姿质朴遮天的榕树。假如不是南珠的声名久远，北海也许不称南珠之乡而叫榕城。因为榕树使北海四季常绿，春意不退。

就说北部湾路，两排对立连理的榕树，将数里长街织成一条绿色的隧道，车辙步履穿行其中，如在春天的心脏里畅游，季节会在这里定格。夏秋阳光如火，烧焦了南方的天空，而辐射到此却被挡在榕荫之外；榕树下，清风夹着阵阵花香如浴春华。冬日的冷风仗着北来的寒潮无情地搜刮着南国的体温，而狂奔到此却被铁骨般的榕枝梳理得慢条斯理寒意顿消，扑在人们身上的只是丝丝清爽的凉意，让人不知时日已是冬天。

北海中山公园南面的两棵榕树，相距数米，初看却很难分辨是两棵树，从树枝上垂下的近三十条气根，有些如脸盆般粗，与主杆同立，乍看难分根与杆，它们形态各异，有的像行书的人字，有的像狂草的木字，有的像一堆甲骨文的部首随意地靠在一起，它们千姿百态地营造独木成林的奇观……两树并肩相长，枝叶交织蔽日，树又如臂相拥，临空部分如一团绿云遮住数亩天空，人立树下，如入仙境。

榕树是粗生植物，像逆境中的居士，它热爱生命，能在磨难与痛苦中挣扎着支撑起片片绿荫。只要给它一滴水，给它一个支点，它便将生命扩张滚生，古城墙头有榕树盘根插缝绿影迎风，甚至悬崖峭壁寸草不生的地方也会冷不防长出一可参天的榕树，而它们均非人为栽种，只是鸟们吃下了成熟的榕树果实，将粪便产在人不可及的地方，无意将种子播在难驻生活的险处，绿色的灵魂便顽强地写在天地之间。

榕树是坚强的，只要它根不离地，头颅被砍无所惧，臂膀遭摧也等闲。据老人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狂轰滥炸北海，许多古榕尸骨横飞面目全非，有的只剩一个光杆，有的只留几条残根。而若干年过后，又是一冠冠遮天蔽日的榕树原地拔起重现风骚。北海多发台风，常受强风景雨侵掠，每次台风过后，不少榕树横街而倒一片狼藉，而只要重新将它们支撑起来，不过数月，一棵棵铁骨铮铮的绝色生命又茂盛在繁华的街市，光彩依然。

榕树是有人性的，只要人类善待它，它总会创作出一个个意外的奇迹。北部湾广场东侧的两棵交并的古榕，是1987年，两台大吊车花了一天的时间将它们从解放路移植过来的。当时人们看到的是两棵被切掉枝叶除去根须的像大蒜头一样的老态龙钟的光杆。种下不久，曾出现过烂根现象。园林部门及时请来专家重药疗理，采取科学的防晒、防冻措施，还塑造了数条假气根将巨大的枝杆坚挺地支撑，每天合理打药，定量喷水，认真护理。渐渐地，两棵古榕又青春焕发如亭亭玉立的少女。在风雨的洗礼中日渐风情万种体态丰腴，如一朵巨大的绿云，永远盛开着朝气，成为北海的一景。

榕树的生命力极强。而最让我震撼的解放路上的一棵小榕。说是种下的，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将一根两米见长手臂般粗细的榕树枝条插进泥土里。两年前发现它时，以为谁人在

此立下一根木桩，光溜溜的没有枝叶，身上被打进几枚钉子，挂满了杂物。而一个雨季刚过，光棍上竟长出数只嫩芽，惊喜难耐，驱我无故常打此经过，看着那些娇小的枝叶一天天拔节，使我对生命的热爱也一天天储存。而当有一日，我决定去数一数那娇嫩的分枝时，却发现所有的新绿已被人削掉，整条树杆被从土中拔出抛于烈日之下。我心如针扎，悲愤地抚摸着那根伤痕累累的树杆，痛心地看见顶端已经枯死。本来一个绿色的希望，将在我们的视野中美丽，而此时，一股冰霜却击在视者的眼脸上，钻心地痛。我无法理解作梗者的行为，心中那份随那点点破皮而长的绿色一起升华的情感，被击得支离破碎。我将它小心扶起，轻轻地靠在另一棵树上。然后伤感地离开。

我不愿从那里经过，我怕我的心被那小树的阴魂刺痛。然而，数月后，我还是强忍不住一个魂牵梦萦的索引，又一次向那个地方奔去，举目一瞥，见一杆树立在原处。走近一看，还是那根顶端枯死的枝条，却见数条绿枝已尺多长拥而栖，合成一把小伞。再往下看，发现树皮上用绿油漆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损坏此树者，天打雷劈”。我想，重栽此树的也许是个粗人，但他热爱绿色生命也到了痴迷的地步。作恶者终被他的“粗言”吓退，可见恶棍也属怕死之人，并非不懂生命的可爱。而那根多难的榕树枝条，竟奇迹般地展示了生命的顽强，启示人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它，珍惜榕树以及所有的绿色，因为它们给予我们的是生命的养分。

榕树是无私的，只要人们需要，它可以从驻守百年的故土，不惜抛支损根迁往水泥森林，作一个盆景，装点现代都市的客厅，重新拔节绿色，层层丰满人们的视野，与这座城市以及这城里人的思想一起茁壮……